



## 百年峥嵘绽光华

——读《大党魅力：推动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以自身的先进性和民族自觉，在砥砺风雨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奇迹。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懈拼搏史。《大党魅力：推动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以此为题旨，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奋进历程，揭示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后的磅礴力量。

全书从民族复兴大任为什么会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拥有无坚不摧、无难不克的力量等十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成就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趋深重，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中国共产党自觉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不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而且，还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征程中，书写了新时代的辉煌。为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各种争取民族独立、谋求国家富强的政治势力，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任人蹂躏的落后局面，而唯有中国共产党能肩负起历史的重任，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作者在简要回顾中国风云激荡的近代史，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经验教训时

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强大的思想武器，崇高的信仰是其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为理想而奋斗、不怕牺牲、坚持到底的精神是其强大的信念支撑。”正是这种思想武器、动力源泉、信念支撑，塑造了一个无坚不摧、无难不克的中国共产党。

全书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长史为线索，聚焦党的一大、南昌起义、红军会师、五次反围剿、西安事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独立自主搞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腐倡廉、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事件，回溯在各个时期，党科学运用马列主义先进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非凡实践中，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同时，系统剖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顺应时代大势，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百年峥嵘岁月中，创造出惊天动地的恢弘伟业。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秉持自我革新和科学扬弃的态度，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怀揣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难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世界谋大同，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百年的建党史，有理论探索上的困顿，有成长斗争中的欣悦，有革命事业中

的艰苦跋涉，也有经济建设中的一路昂扬。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活学活用，确保中国这艘巨轮不掉队、不偏航。从创立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到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从一心一意搞建设，到果断应对东欧巨变；从成功经受亚洲金融危机，到制定“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从坚定“四个自信”，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党不但善于总结自身的成长经验，还善于从世界其他政党的荣辱兴衰中汲取教训，化为治国理政中的高瞻远瞩。正是这份清醒和坚如磐石般的定力，让中国共产党在面临纷繁复杂的局势时，自始至终都能做到临危不乱，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强本色，化危为机，使党和国家事业阔步向前。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科学谋划，制定了高质量发展的治国方略，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的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百年峥嵘绽光华。新的使命，新的担当，新的作为。面对这场新的大考，中国共产党一定会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答卷，而其众多的答案，就写在《大党魅力》每一个字里行间。老刘



## 爱的“后来”

——读房光短篇小说《红莲》



我与山西作家有缘。

之前是在《文学自由谈》里结识韩石山老师，2019年又与一批山西作家一起参加中国作协晋冀鲁豫创作之家的文学活动。那次，20人的团队，山西作家占了三分之一，他们的创作各有“绝活儿”，而憨实内敛又不乏俏敏的房光，就在其中。

自此就断续读到房光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外面》《小凤》《麻绳》。每读都有一个强烈印象：他的小说活脱脱就是从泥土里钻出来，文字叶片上还残留着泥土的清气、牲口的咩叫、灶台的灰烬和滚圆的露珠，总之，这是一个把小说种在泥土里的人。最近，他又从泥土里“捞”出一个短篇——《红莲》（《山西文学》2021年第2期）。读之，更不平静了——小说展现的，是一个残酷却有趣的人性真相。

一万多字的小小说，容量不大，却讲了一个将心灼疼的故事。主角是农妇红莲母女。红莲出嫁没出村，娘跟着两个哥哥生活。初时的娘，极典型的中国传统母亲，尽可把诸如“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等加之母身。父亲早已下世，两个哥哥“老婆孩子一大群，都种着几十亩地，娘不想拖累他们，至少是要尽可能少地拖累他们，地里有了活儿，就一个人去下地干活儿”。然而，终于在这一天，娘在割黍时晕倒在地，直到天黑才被儿子寻来背回家。

这时，红莲出场了。她这瓢“泼出去的水”立即释放出作为“贴身小棉袄”的强大暖意：一番寻医问药之后，她心里对娘的病有了底数。再把两个哥哥叫到一起，他们“事先没料到娘的病这么咬手，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蹲在地上一个劲儿抽烟”，“戏

份”就来了——“人老了病了，通常是家里有几个子女轮流转，一家三两个月，转了这家转那家”，显然，此时哥哥们觉得红莲也是此意。然而，他们还真低估了妹妹，红莲义无反顾地把娘接到自己家，并交代两个哥哥种好娘的那份田地，哥哥们听出妹妹的安排，顿时如释重负。

红莲自始至终把娘当作了重病号，完全卧床，最为突出的两点：虽娘并未到不能自理的程度，但她坚持用小勺喂药；最让娘不能接受的，红莲宁可跟娘翻脸也要让娘在炕上“解大手”。至于每顿饭绞尽脑汁地为娘增加营养更是做到极致，她把自己与丈夫女儿吃的饭完全跟娘所吃的区分开来，哪怕娘极不习惯，更难适应，但红莲固执地坚持，从炒豆腐、下荞麦面到凉粉糖包炒鸡蛋，而她和丈夫孩子则吃豆面饼和萝卜条山药块儿。

渐渐地，就开始“戏剧”了。谁说娘不习惯被红莲“超规格”的孝敬？还有一句话呢：习惯成自然。这不，娘最初还不好意思自己吃炒豆腐，到非常自然地吃炒鸡蛋，这天，“自然”也被娘打破：她要吃肉！红莲想到了院里的鸡。

娘把一只鸡“差不多全吃了，还喝了两碗鸡汤”，但也是从此开始，“娘的性情变了”，浑身是病，红莲要“忙不迭地就给娘头上敷块热毛巾、腰部垫个枕头、捶捶背、揉揉腿、捏捏肩啥的”，接着，娘“一天比一天古怪，看见的都不顺眼，听见的都不顺耳，闻见的都不对味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好像专要找茬儿闹别扭”，吃饭时“不是盐多了盐少了，就是碱大了碱小了，要不又是太迟了太早了。红莲做下面条，娘要吃贴饼。

红莲做下大米，娘要吃凉粉。红莲做下搓鱼儿，娘又要喝稀粥。红莲洗锅刷碗声音大一点儿，说话声音高一点儿，走路慢一点儿，娘就不依了，硬说红莲这是嫌弃她摔打她”……

至此，孝顺闺女红莲依旧安慰自己：娘有病，心情不好，累就累点吧！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作为儿女，谁还去计算过爱的技术含量？显然，既为爱，既是亲人，况为母女，付出就是了，没人去掂量爱的后来。

可是，不掂量，不等于就没有“后果”。红莲的一味善待，娘变本加厉了。此时，迎来了红莲的第一次反思：“娘变得不像娘了，我把娘惯坏了”。于是她尝试改变，让娘自己吃药，痛心的是，娘已经回不去了。她怕娘再闹腾，只好继续喂药吃肉。当然，这也没能阻止娘的闹腾，她甚至半夜把红莲叫醒，非要看电视，要看老戏，要把声音放大，一旁的女婿和外孙女就像空气。

于是，红莲“隔三差五就要杀一只鸡，给娘吃鸡肉喝鸡汤”。

鸡，终于快杀完了。已经捉到手的一只肥美的母鸡实在不忍下手，红莲又把它放了。她给娘买来五花肉，“红棱棱亮晶晶的，看上去就香”，然而，娘尝了一口，立即“呸”到红莲身上：这是猪肉！那架势，猪肉根本就不能是肉！红莲软声相劝，娘“眼皮都没撩一下，一副不吃不喝要活活饿死的样子”，然后，气急败坏地把碗打翻在炕上，洒了一片，一头撞在墙上，一边拿头撞墙，一边干哭，长一声短一声嚎叫……

一个曾经“勤劳善良”的娘，竟对着女儿全家轮番上演撒泼撞墙的闹剧。怎么来的？是的，红莲哪能意识到，她的爱，被



## 《秒赞》

好文案就要直击人心，令人秒赞。奥美前首席文案，被誉为“文案女王”的林桂枝倾力相授，浓缩众多爆款文案背后的创作技巧与心法，详解对于文案和时代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并辅以大量的文案创作实例，手把手教你写出秒赞好文案。本书内容你既可以现学现卖，也可以花精力深度学而增长文案功力。

作者林桂枝，北京奥美首席文案总监，自创作“有空间就有可能”系列广告起，就被奉为无数文案、广告人的偶像。



## 《烟与镜》

本书收录29个尼尔·盖曼经典短篇，写尽人性中的爱、嫉妒、贪婪、自私、恐惧和悲伤。当天堂发生谋杀案；当“白雪公主是好人”是一个由公主讲述的谎言；当世上不再有动物可吃，只有婴儿可供选择；当恶魔吃掉男孩，以男孩之名走进人间；当性别可以借助药物随意转化……翻开《烟与镜》，看得头皮发麻的同时，原始的人性一览无遗。

作者尼尔·盖曼，当代大师级英国幻想小说家。代表作有《美国众神》《北欧众神》《坟场之书》《星尘》等。

一种披着美好外衣的惯性拖进了人性的黑洞。

为何红莲给了母亲太多太多的爱，反而一地鸡毛？

其实始于人性本身，既有月亮的清辉，又有月华中的斑驳。爱在人性的真相面前，渐渐失真，又是那么渺小。在一种恶的惯性浸蚀下，爱与被爱的双方，渐渐变得无奈，无力，以及后来的愤怒挣扎，直至后来的狰狞模样。人性，有时是经不起细看的，它有时那么可爱，有时却匪夷所思。

人际关系中，即便亲人，尊重意味着距离，距离意味着安全。

人性，并不总是“光辉”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还有不同于以往的一种爱：惯纵和宠溺。但平时的我们，多是提醒母亲对子女过分的呵护，反爱成害，房光的《红莲》反其道而行，来了个角色置换，女儿“娇惯”母亲，这不得不令人思考：两代人之间，该如何相处，把握一个怎样的分寸？

人人都渴望被照顾、被爱，在这个关键点上，人人都很脆弱，甚至很孤独。这样一来，我们往往无限夸大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性。别人，特别是亲人，离开我们都不能活，或者活得极糟糕，于是总是温柔地将自己的爱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我们的亲人（或爱人）罩得难以喘息，直到谋划逃离。

爱再美，一旦无法与人性“耦合”，就不那么妙了。

房光通过《红莲》告诉我们，有时，爱的“后来”，极为恐怖。爱而不当，即为灾难。看来，爱，还真真是个技术活儿。刘世芬